

湘

綺

樓

全

集

湘綺樓文集卷第三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論

御夷論

蓋自黃帝畫野分九州而常有夷狄之患中國之于夷常不敵者覲也必爭者情也代興者數也絕之者理也御之者術也王道陵遲四夷交侵獸蹄鳥迹交于中國人皆知敵之強盛而不咎我之衰弱聞敵之術畧而不思己之閭蔽強者憤懣而不知救禍之道弱者輸服而不知坐亾之慘故自衰周呂來三千餘季三策相乘二

道并用曰戰與和而已二者互相訾排迭爲其柄當其
盛則皆可曰善魏絳衛青是也當其衰則同歸于亾衛
懿晉未是也和戰者政教之末迹諍議者謀國之下道
故必先明其致此之由而遠智術乃可言也何曰明其
甄之常不敵也曰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
失政夫含生之倫各安其分曰習爲性曰甄爲用內不
強不足曰謀外人無覺不可曰構隙其尊中國也如天
其覬覦也如鬼其羨我土地物產禮樂制佗之繇富其
欲襲我政事官爵文章之華賈其聞聖人首出諸侯效
命則蒲伏稽顙來通屬國其有自負强大侵軼邊界則

驅之而已奔亡矣是故中國強夷狄弱則秦人置百越之郡中國強夷狄強則漢文爲渭橋之師中國弱夷狄弱則元成受匈奴之朝至于中國弱夷狄強邊患滋多矣且夫弱非無兵也非將恫也非餉餽匱也非城之不高池之不濶也主忘其民夷始倖之主弃其地夷始侵之主忘荃備將帥敗之主忘求賢謀虻亂之無幸敵弱彼必有餘無問寇淺內必盡虛無患犬羊之難馴無狂敵欲之不奢無舉戰陣之失機無慕憑陵之肆威人主聞變赫然奮發于朝亡之上蹙然自責于宮寢之內撥蕩叢弊胥與更始主德朝明而夷類宵逝朝政夕清而

兵氣且申矣何曰明其然也咎者厲王昏暴天下蕩蕩
小疋盡廢中國乃微則北有獫狁西有昆夷東有淮戎
南有荆蠻當是之時四方蹙蹙岌岌乎殆文老之地不
戰而削宣王嗣之未遑用兵憇旱側席求賢自輔得方
叔召虎皇父仲山之臣然遂出師未至涇陽而匈奴北
歸始臨長江而徐驛傳騷故其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
原言無所用戰直驅而去之也其大疋曰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言就而繫纍之也其南征曰薄伐獫狁蠻荆來
威言先聲而遠實也如謀其次則天子衰廢委任侯伯
發戍守邊亦足暫弭其在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此

言紂用文王命將遣戍守衛中國築城而居之也其四
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戍卒之勞也其遣戍曰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言方畧也夫曰文王之聖南仲賢將
兵卒有禮王道之洽比之宣王其詞劣焉其功勤勞倍
于吉甫豈非曰君臣甄殊功固不齊乎自此而降則秦
始漢迭挾全盛而謀敵中國雖暫倣逸世受利此曰強
而制弱也漢文曰強備強者也夷狄積強中國積弱然
逸來犯故常不敵之勢也已不能戰雖降無益而妄曰
與和此自欺之說也然而強敵壓境亦終取盟者彼知
我之可取而度彼不能故也非愛我也非忘我也夫夷

之入中國恆易我之取夷也恆逆賈生閔議於珠崖劉
安息費于越南誠曰爲敝財力于無益之地委吏士于
毒瘴之域勝不爲功而敗損國威也若夫開山海以招
鱗蟲假冠裳而飾犬蛇趨利如鶩爭欲內徙尺寸是競
貪慕而不吝者雖峻其防而猶患潰延況引而近之乎
全力專心累世而圖我抵隙蹈瑕一朝而疾發彼固操
全勝之算而熟籌乎彼己之情者也君相當此尙不自
警乃憤疾于一戰其爲敗摧何必智士而遂知哉今日
必爭之情加不敵之執當戰敗之遂爲苟免之策此又
乞和之議所由從容而徐進者也無備而戰戰已敗矣

敗而乞和其情絀矣中外交通民夷習居國本移矣鑒
亾國之失論和戰之迹則納幣者病而議戰者又見賢
矣君臣當無事之日觀前代之史無賢不肖未嘗不恨
和夷之非策稱臣納地之無恥也及夫邊陲小警

廟算已盡俘囚僇辱相隨逐而箝口束手莫敢論一戰
之利者其志昏于敵苒而氣餒于自強也其攘臂切齒
主辱臣死而不悔者雖蹈鋒鏑不知亾國之不可存也
其日復慕敵覘強弱論守戰求一公害而併心于外患
者其猶見蚊睫而不覩泰山者也夫治亂在一人轉移
在俄頃古無必亾之國國無不治之理聖人得位要荒

曰限之朝貢曰羈之夷狄仰望莫不惕栗尙無所用戰其術約也五餌參倣效于蒙古和之上者也幕南犁庭戰之威者也若力不足和而姑望罷兵強敵壓境乃遂言戰朝無正人野多異議弱而愈靡適足自亾故其咎不在夷狄而其政不係和戰是本論也

御夷論二

夫道術立百代之要機智用一時之利君無苟且之政臣有補苴之策然則內政未舉而議欲攘外者其亦必有方乎均之治未莫若力戰夫鋒刃相接僵伏相踵而計勝負者戰之末也有外無二折而不撓明敷天之六

義指匈奴期俱滅者此能戰之選也夷狄之入中國也常遠其畏敗也常切其所欲在和者利彼之完師幸我無備故也其先致歾與我爭利其詞不絀者要和親之必成也社稷之臣襄忠貞之節羞陪妾之名因民所疾金鼓而征之敗不足畏故無敗矣何曰信其然也敵國之執也敵之兵必出于一道我之地不盡于受敵則出沒之情異我便一也彼遠而攻士卒有數我近而徵精銳相接便二也遠攻者士襄歸心守者亦各爲其家則彼不致歾我能持久便三也戰則彼失其利和則我受其敝弃利而決歾童子不爲也我便四也講好請盟彼

常挑釁守以勿去焉能責我其將一舉而取我乎則不
至今日矣如其不能我便五也兵以練而精士以怒而
勇彼屢勝則驕我屢敗則慙刷恥振弱我便六也有戰
而外無和而生則彼之意阻我之情暴便七也明華夷
之限民知國讐膠固而不解彼雖得城邑不能用守便
八也連兵中國絕互市之利他邦解心外生猜嫌我便
九也棄九便之執加十全之算內可曰雪臣民之憤外
可曰立旂常之業上可曰拯君父之危下可曰垂永久
之統救患目前徐圖其終亦人臣立功之秋壯士封侯
之時也然而強藩重鎮變色而相戒勇夫悍將束甲而

屏息者不明于敵情而猥曲于偷安也向使帶甲之將
謀國之士有分毫慕患救時之心少畱意于夷狄之事
知其示強爲虛張之甄議和爲挑釁之本攻其所短而
奪其所挾明目張膽而告曰待戰則宋襄明英身虜而
復歸國土覆滅且猶復立何區區敗衄之患哉今之論
夷不出二策或曰我爲不能或曰彼非相吞將優游而
俟之隱忍而從之曾不知不能之趨于亾而相吞之不
在用兵也俄焉而覆之城破君亾而人臣不知有鋒刃
之禍其守疆土者幸敵不至而曰爲無事豈非古來之
奇辱乎夫義士含憤則生心曰朶逞愚民漸漬則忘君

而向外誠欲弃其國不可與危言也然而鑒往古之失
立遂世之法萬一悔悟而戮力已困者猶莫若論戰曰
延旦夕之命而已夫論戰而求勝恡者撓其說連兵而
相持小人促其敗今言戰而不必戰戰亦不必勝此策
士之說也策士之效得情故也世有知敵之情而不能
知我之情能爲存國之謀而不能曰噲亾國之人獨且
奈之何哉

議

常文節祠議

常氏在衡陽始于明代指揮使呂軍功屯田立爵不祧

易代乃除百餘歲而文節公父子曰科第繼世躋一品
著忠烈被詔錫四品世爵罔替於是當氏復有爵常祖
文節別建廟立宗既遵 國典專祠于城父老議曰禮
尊得祖卑父子君臣之義也常氏世爵兩代相蟬爲族
光榮曰文節爲別子不足曰彰尊祖光顯之美蓋有祖
有宗祀之大經士大夫旣無宗而有祫于高祖之文明
其可配祖也文節宜配盲始遷祖曰明不祧曰闔運習
禮來問宜否謹案遠世宗法廢而族姓愈彙宗祠之立
所曰統族也令甲有族長非宗何統故今家廟皆題曰
宗祠異于祭五祭三之制而有爵無爵無異蓋一族之

中有一立爵者則竝其祖尊之矣始遷者旣無爵而子孫數十百世皆奉爲宗不可曰潛遠廢也周官曰宗曰族得民宗子無爵而世則其祖無爵而亦世古今時執然也禮時爲大宗祠制不可非常氏之初獨應周禮而亦偶相合非從古異於今也獨文節子孫不別立宗而宗之人曰其功宗之斯則今世所難違可曰教孝勸忠敬宗收族旣不戾立爵爲祖之義且曰勸遠之子孫知所曰顯揚先祖故贊其議而曰文證成之云

序

論語訓序

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本于春秋
其言實通于上下儒學既盛傳注益夥漢晉分其章宋
明衍其理 皇儒考其典經厯廣遠庶幾備矣然曰詞
句易瞭讀者忽之兼經師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下罕
知詰難言皆如淺則思不暇詳嘗致推求猶有十蔽夫
君禘大禮而曰吾不欲觀開國聖樂而曰莖末盡善則
其言悖匹夫論帝王而曰吾無間然己方在難而曰天
生德又曰文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則其言誕身有
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則其言褻學而不厭可謂云爾
又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則其言歧吾不與祭如不祭

則其言拙雅言詩書又曰皆雅言也見齊衰者又曰見之則其言複太喪則佩斧冠不弔侶初未聞禮者則其言固請車爲椁旣已不倫許則徒行又何其備若此之類其言近陋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於沂其言近戲曾子全身而曰啟予手足豈欲小子日驗乃後不誣若此之類其言實愚訓詁乖互有傷宏旨其餘疵罅又益猥多鮮克致疑豈誠不惑蓋務大遺小好博不研繆解相傳問津無日今之說者又有二誤曰爲聖師則忘其分位身甘窮老則見等鄉儒豈知聖師無專輒之言問答必經綸之語闔運幼攻帖括少習詞章頗聞通塞之

由粗知能所之用既命學徒采輯古今所傳已廣集解
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命曰論語訓在成都手自鈔撰以
贈女帔既至沛南不復省憶聊乘暇日重定一編二十
篇詞例畧殊蓋分內外今此單行亦釐爲二卷譬猶公
蟬葉之翳將見泰山塞螳孔之流能障巨瀆其有攝齋
抗請奪席高談擁篲清塵望之久矣

莊子注序

敘曰莊子之書古今曰爲道家之言雜篇天下篇敘論
諸家別于關尹老聃而自爲道術非欲繼乎老也寓言
者周之自敘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楊子又多稱顏

同其篇首言春秋經世則學孔子受春秋具有淵原或曰莊子受學于田子方子方爲子夏之門人要其學過子夏竝顏子矣孔子問禮于老子老之書先道後禮而老爲道宗孔定六藝儒者習焉推孔爲儒宗孟荀傳儒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禮之敝于周末甚矣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復定禮經而老子則推其原皆知其將亾云禮果大亾于秦而漢興佐命將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書五千言孔子之書傳者孝經論語皆空言自是徒眾益務于論道矣道與儒爲二而空虛沖靜專道之名幾二千季其儒者號爲迂緩齷重多拘而

少成抱缺守殘惟名物象數之是求與莊子絕殊故強
附莊子道家而以訓故先師爲儒林終漢世儒學大明
矣夫人心無所役則不能發其材智自表于世故晉
尙平虛老莊又興五胡爲亂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
及其合于唐而前代師說舛互儒者方樂討其籍則儒
學又起其間頗演西域浮屠之說曰莊子文之恣肆澹
灑佻諸經論莊佛爲一而老專丹訣然俱與儒別也及
回紇契丹之亂浸淫縣至五代儒生舛亾師法久微趙
氏承波上下憺然華山道人藹然老師而文人又習讀
梁唐佛經心醉其言曰爲聖人皆宜有秘道心傳不但

推制度儀文訓詁淺近之云恥孔子之精曾不及釋伽
牟尼則性理興焉號爲道學名老而實儒口孔而心佛
又爲區別于有無之間曰有者聖也無者妄也又曰無
極者道之本也無而有者儒也無而無者釋也又或竊
見耶蘇之書而作太和篇又說曰父母君皆吾胞與也
吾之父天也自是曰來儒生與僧道同而先聖人之書
皆汨沒而亂真政自政而學自學學皆不可曰行而道
術絕矣余嘗畧聞師友之言問見二氏之書知佛經附
會之由道學紕繆之原知論道之不可曰爲治而知道
之不足曰爲聖也於周官見周公之行事於春秋見孔

子之行事於僧律見釋伽之行事於齊物論見莊子之
行事尚無尚有皆無所行之故凡聖人之行取爲愚賤
正性命而已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莊子之合孔老道
同也趙宋之合孔佛論近也曰莊合老漢畧之誤也曰
莊合佛晉唐之過也曰佛誣孔宋明之蔽也曰佛誣佛
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緦矣先
明聖之不傳道而道統自廢矣先明莊子之不外於生
而佛經乃幻矣佛經幻性理緦老莊判孔老同孔老同
則爲聖莊老混則爲衰是學者所當察也注莊子者隨
唐所列三十有一家鄭樵增十八家今四庫著錄古注

僅郭象一家釋文引文句崔譔最善余考崔本注內篇
七篇外襍篇各一篇呂爲之敘凡注及畧說將三萬言
大抵推明論道之所爲呂明古聖之不空言空言自老
子始孔子學于老子諸子各從而效之惟莊子通焉由
其空言知其實用而儒家之流誠不宜呂佛經剿襲之
文談心性呂尊聖人使堯孔與達摩同功也

墨子校注序

墨子者魯人當春申取魯時其徒多在故或從其後言
之呂爲楚人鄒陽司馬遷呂爲與孔子同時者呂孟子
書推之也今考所言皆分爭已成之形宜與莊孟同爲

七十子之門人故別錄据與子夏弟子問答之言曰定其時公輸般當季康子時墨子與議攻守則後孔子未能六十季先于莊孟亦不過四五十季其時魯宋皆尊孔子墨獨自爲學魯鄙人漸楚越之風遠無師承故然莊子亟稱墨子曰爲才士好人孟子乃詆爲禽獸邪說然自周迄唐曰配孔子立其學爲專家趙宋至今孟子書盛行而墨子書微隨唐所傳十五卷之本及宋樂臺注三卷本皆不可見畢沅云有明刻本蓋子彙之編也沅所鈔云出道藏闕宋諱字知爲宋本今亦未校道藏原鈔但曰畢刻爲據沅又令盧文昭等注之而自署其

名所注淺率陋畧見一近似古字輒引字書曰爲新奇
疑其技妾所爲尙不得比章句小生今坊市唯有此本
余求之十季乃得之忠州李士棻暇爲解釋題之眉端
經說四篇舛錯尤多未悉條理并書失之又令從子馥
鈔親士至節用未竟復弃去頗聞同時注墨子者數家
而吾友曹耀湘尤神解深通及殷家雋等並言經說中
有尤重諸泐悉泰西術所本曰爲巨子者矩子十字架
也所謂南方之墨由南洋而通諸島爲制器之先師顧
竟未見諸家成書近有刊者亦未通行自惟數菽之學
概乎無聞於墨書精者不能發明其餘儒者之常談兵

家之芻狗無取推說以爲贅疣不屑屑措意久矣然諸子可觀者少旣注莊校孫錄管存荀評韓呂別淮南黜僞列鈔龍子復畧正老子句讀皆有家本獨闕墨書觀覽不足比旅天津長夏無營遂錄清本取充日課餘二篇未訖者到吳補成之凡按文可知及微眇不能解者壹無所注注其文理曲折宜增損者又引說附經釐別標題差有可尋其文繚覆蓋當時講師之體今西域西洋所傳經論重累似之其有一事三篇文義悉同者所謂墨分爲三三家各記之但錄一正文附著其同以清觀覽其傳鈔誤字的然可知者輒自改定起親士至公

輸爲上下二篇墨子之所以賢者曰其居亂世君務于
戰士甘于死生人之理絕而天地腥聞儒者自高其道
非聘不往時君將相因而貧賤之槁舛陋巷號爲寒士
莊惠之徒曳尾泥中游羿穀曰不舛爲幸海內舛門伏
尸動百萬皆熟視若無覩曰爲蝸角之戰爭耳墨子仁
人愀然憂之獨曰身橫干焉起阡陌編氓之中排閭闔
捋虎須蒙詬辱而不肯止食三升之粟行百舍之路一
無所求而忘身徇人其行任俠其心天地也遭時疆橫
諸凶竊位怙其執力富厚傲一朝之幸逞志縱欲曾無
采聽視匹夫所陳先王之言若螽蟴雀之過乎前其

計畫利害不足回已成之執聲悲氣漸無有聽之故墨
子身窮死而其道不行猶未若莊孟之顯榮也孔子見
庸主昏相皆接以溫良恭儉讓猶不免陳蔡之圍伐檀
之驅一又令當墨子時豪猾王公咄嗟而叱去之曾不得
一升也又焉能爲之執鞭哉墨子既已窮死兵亂未已
困敗者稍悔悟然後其心禿白知其無幾希自爲之心
其悲痛惻怛發于至誠雖甚無道皆欲保持而安養之
其所言有利無害坦然易知於是求其書尊其徒思其
人立其學以爲士不必皆求富貴者也有仗義懷仁出
身謀人家國者王公始屈節以禮士引羈旅以謀國政

處士尊由此起而無事坐食之謫莫能中傷疏間之十世之後九州之外釋迦耶穌皆無位而奉爲聖師本墨家也語曰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道翟可謂求而達者與孟子徒恨其非儒撫其偏言曰爲無父非雅士之談也然墨子尤工制器西海傳其學太其節用明鬼不便已者其道乃更東行于中國而其始原于戰勝因合墨家于兵家墨子本欲止兵不能則治守反更言兵慘刻煩擾盡反其所學敵未至而先自亂非能守者徒恃利器曰自衛亦有類乎近日恃礮之爲此則流失之敝迂生之謬言莊子所謂無聖人之學者夫故別爲附

篇曰備城門曰下係之明其本旨不言兵也班固論墨家原出于清廟之守其說無據依抱朴書傳有墨子符斯又明鬼之驗近于巫氏夏殷所傳古之學耶同治以來西學盛行徒襲墨之粗迹不自知其出于墨乃敢以非先王則孟子之言距墨者又未嘗非先見也

老子注序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于史官其傳書莫著于老子觀其詞意務欲勝民久國治人用道故尙清靜持三寶名爲無爲而無不爲非世所云出世之眞人也聖人不患無位德充而應帝王初無汲汲于世之心老子何其

勤勤息世之淡乎蓋職在佐治雖有庸主猶欲其善政
非若孔子但論道曰待沽見不行則接淅也莊子論列
諸家歎聃博大而其書則從容紆徐不與老子同息自
漢曰來並稱老莊謬矣然而聖不世出世必有主主者
率中人上下無知聖之材則多用老子言取其卑之無
高論或又不足知老子則流爲申韓要之皆當位行政
不暇迂闊往往猷儒生而儒生見其務行趣時非薄禮
法指其徒爲名法家又震于聃名傳其不歛則比之黃
帝曰爲神仙家自三代曰後在位者用道無位者貴儒
在位者不著書故儒者言益繇輒曰老子無禮人也不

可曰治或曰世外乎虛足曰養生嗟夫豎儒尙自不知
孔子何由知老子哉雖讀其書莫有知其意之悲也彼
且不得已而論用兵豈敢弃禮乎余少覽其畧頗疑其
淺近近爲女紈篆書一通於句讀稍有更定復用乾道
本校姚鼐本鼐所異者初不言所據依間亦同之不復
考校異于儒者之斷斷也得老子之意以救末世之亂
然後知孔子之棲棲其有感而然然而爲世役矣

顯鵠冠子

漢書藝文志鵠冠子一篇在道家又龐煖二篇在縱橫
家隋志則道家有鵠冠子三卷無龐煖書矣韓退之所

見鶡冠子十六篇而陸農師注本十九篇今通行陸注本也注多舛語雋詞而訓釋皆望文生意於本書無益鶡冠子楚人漢志注云耳其書頗見燕趙有卓襄王莖靈王兩君相距八十一季或遂改莖靈所問爲龐煖龐煖者悼襄二季將破燕軍殺劇辛者也司馬貞曰爲卽馮煖高士傳則言馮煖師事鶡冠子後顯于趙鶡冠子思其薦已乃與煖絕則鶡冠之徒無龐煖要之煖自在趙師自在楚凡龐子言皆宜入煖書隨吕前誤合之與不然何篇卷適相合也其書言四稽五至欲人主之知人退之乃歎其不得用卽用亦不得用其稽至也其言

王鈇夜行鉦面皆使前後相照又用招搖急繕及狎鷗
事明非周人之書而天蒼地膊梁人引之故錄存古書
云

代豐春秋例表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其治民也屬辭
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大哉聖人之作乎五經皆以
致治春秋獨曰撥亂故三王沒而仲尼窮五經變而春
秋作憲章文莖祖述堯舜唯其辭而已是曰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水土曰續禹功于是有外內之詞天時曰奉明威
于是有時月日之科進退褒貶生歿存亡專在三科治

之自游夏不能贊一詞而子路顏淵困于麋角莫知微言所傳竹帛之所自來故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司馬子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前有讒而弗見遂有賊而不知故有國者不可曰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臣者不可曰不知春秋春秋禮義之宗也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从罪之名其實皆曰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則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也禮者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詞則孔子

有焉矣一予一奪不出一字一美一惡不嫌同詞非夫
聰明睿智從心而不踰矩者其孰能當之而不亂乎且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春秋不事而人事洽王道備
自後傳者觀聽不決守文失據顧此遺彼亡而爲有有
而爲亡故管聞之何休猶若有疑而鮮通乃大括諸例
總爲斯表誦其所聞俾君子自習焉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學者不可不審也三王之治
天下也皆先道而後禮有簡而文也淡而不厭也如此
則可曰放乎四海矣

六書討原序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曰書契然則六書本于一畫一繩而具眾形自六代彌文二篆更孳點畫曳引務趨平正六書之分僅存其說劉班述之于前許鄭區之于後而總錄萬字獨存許書唐宋迭傳義例可觀

聖清文治許學大興家有其書人通其說解或奉之爲科律或小補其罅漏余自弱冠始比學僮諷誦九千察其指誼乃知承學之士未達六書曰事意爲字形誤轉注爲虛用且許雖博訪未求理董至其釋帝从刺畏鬼如虎顯違經訓殆等俳諧馬頭四羊猶愈于此同縣郭

生少承家學妙悟冥叩不肖雷同證曰金石之遺知其
傳寫之謬且尋義訓猶有望文覃思十季始通本始立
部首三十有八皆一畫所化成自此孳益爲五百六十
二部制字之原庶乎昭矣又就其形事推其意用知一
畫之作已備六書故爲萬殊彌于六合文字之賅通廣
博故雨粟之應不虛蓋近世通儒發斯端緒專研之效
乃在斯人楊雄奇字曾何足數汲郡古文信非難識冀
旨傳諸好事附彼雅經雖曰違眾吾從其說命曰六書
討原云介

王兵備詩序

君臣朋友之交莫篤于憂患若其艱危煦濡相從顛連無足貴也困而得蘇窮而有歸忝茶而茹飴斯可感念矣方管咸豐己庚之時天下洶洶無百里坦途羣帥披猖而曾太傅尤無所投足余閒關往建昌視之率從橫尸衣裙上過車曾率羸輶飢卒居城旁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慰問客輶之窮則爲余具述地主齟齬州縣承風莫肯供支而曰此間縣令實能違眾而盡禮曰長官事我則臨桂王君霞軒也其時二李兄弟李次青許仙屏俱在幕府又交口譽之且稱爲文人明日余詣焉果倜儻雋爽通達吏兵且過于所聞因請其新詩定交而

別自是書問酬贈歲數四及曾匍定江南余隱衡陽君
早曰才擢典大郡筭糧儲前之憂患人盡安樂矣然君
自用文學才敏漸通顯俗吏不能喜又疏畧揮霍不營
生產及戛歸貧不能遂退服闋赴補要人以夙恩望君
奢君裁餉書畫又非珍異以此隨例補安肅巡道邊遠
老病未幾而卒方入都時道長沙猶步過敝廬談往事
忽忽不歡及別遂不復通書問時曾太傅已前薨余山
尻圯于水復出游蜀益不得意每念建昌之游麻姑山
翠城鐙幕柝詩酒往來尤可念也會李爲中興元功當
未柄用一尉得而侮之君始仕瘠苦小縣猶引大義敬

禮客將及其賓從悉索做賤豈曰要利誠超識夷曠有
物外之韻爾其時知府何君蓮舫亦饒才藻下筆萬言
與君相得同作除夕十六章太傅和之盛傳于時何君
疏放自喜爲沈巡撫劾罷販鹽至大富其才氣不羈詩
不持格律仙屏與鄧彌之友善專學杜子美太傅喜效
韓退之間衍溢爲黃魯直而君詩從容沖澹純于唐中
葉之音由今思之雖居京師盛致才彥求如建昌寂寞
愁苦中暇相唱酬豈可得哉余老矣不復爲文太季徇
諸提督請作一文索千金長沙大怪而君弟實鄉同季
請序君集是不可辭今季君之子復曰書來君之詩讀

者自見之無俟余言輒書其所不可忘者亦當世所不知之事爲詩家增聲價也甲午立秋日

八代文粹序

管良史總略羣書本于六籍豈獨折衷于聖典蓋亦探究其淵原書契之興肇于羲畫文聲之比成于詩樂同天則尙書春秋治人則威儀經曲文之盛也斯人之所以參天地乎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體音有楚夏則方有古今孔子贊易曰修辭聘記論詞曰足達又曰辭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不修者不足以達達而巳者又修之不誠也玄聖旣沒文不在人散之羣賢乃成一代

是以古之文則聖聖同揆後之人則世世殊風自漢迄
今體惟三變三體始末改玉必殊建耆非文景之風鸞
末異衍初之格何以漢久而後變梁禪而已殊將非朝
野之統同有類鄉都之響應乎越嶠至夔巫百舍而同
于蜀語宜章隔樂昌一領而動資譯象文之判代亦猶
是矣夫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曰言違經益遠是
以陳周既合政術彌乖文飾者胥尙虛浮馳騁者奮其
私智故知文隨德異寧獨聲與政通欲驗流風尤資總
集但蕭樓畧選僅存梗概梅紀旁搜未區門目自餘擄
摭莫識津涯蔽所稀聞昧于眾楚中興先後經術方昌

不煩木鐸克傳天口余以寸莛之質驟斬九州博訪通
人周咨同志嘗願勒成一部庶以羽翼六經近入華陽
甫加鈔撮旣求珠于溟渤實嘆材于鄧林富順簡君及
吾陳子廣甄往籍精論流別類分仍夫蕭選正副略仿
李鈔要旨截斷眾流歸之涓疋使詞無鄙倍學有本根
高陳皇古之訂謨下亦脾官之談中俾夫橫議不犯清
塵庶作者有達義之能學者識立誠之效猶恐論乖丹
素目炫矜黃或習僉荒不分疋鄭將謂文已末矣何古
之爲輒爲述其本由使必應于經義方今九流已判四
海來同揭日月以昭今入宮牆而見美共學適道旣洗

于昏矇博文約禮詎窮于鑽仰也

巫山天岫峯詩序

名山洞壑皆地穴潛通余所經游唯歷城龍洞出于山
半辛巳仲冬歸至青石洞從上游望巫山見一孔在千
仞之上曲屈逗漏背復見天登眺絕迹竟莫測其體狀
然從下望穿處前後相對嶇嶇參差如雲壓花葉光影
斜距知非石體穿也凡山內秀嵌孔玲瓏而峽內諸山
千里純石峭峻魄嶮下臨江湍旣阻登探莫窮其變至
于蔽曦虧月素瀑哀浚未足云奇虛勞昔贊前余過瞻
謂其無異凡山暨泊南浦乃夢神巘翠峭空靈岫壑萬

熊旣覺喟然豈帝姬之示悟歟又攷宋玉賤知高唐齊地神女忠規乃作山祠銘陳先楚開國主山氏巫之義雲雨朝暮謬解克正焉夔守巫長爲刻石新廟再過尋訪始得青石洞舊祠所在十二連峯果異羣嶸又賤詩一篇以告津途今此眺矚彌睹瑰瑋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三峽萬山皆成雲氣固非一邱一壑流連賞心者矣巫山所在距縣治遼遠游宦過者莫知尋訪旣至阻絕又思風波自古詩詞徒誇高險靈山隱迹不亦宜乎余楚人也國君麋熊親爲文師先正屈原自夔遷湘今湘蜀舟行之路江湖阻深芳菲靈異遺言闕義具在楚詞

津途四宿頗又彌習冥按仙契事豈偶然夫帝女主山大邦之望今古瞻禮不異崇隆旣不聞瀆詞示譴豈遂示靈于一頌然山川出雲竇通志氣惟申及甫且荷降神眇焉一塵詎忘稟潤輒述所經見兼制其山名天岫峯以待遊覽者改舊峯之名云

秋醒詞序

戊午中秋旣望之次夕余曰微倦假寐曰休襄衿無温憬焉而寤方醒之際意謂初夜傾聽已久乃絕聲聞攬衣出房星漢照我北斗搖搖庭院垂光芳桂一株自然勝露秋竹數莖依其向月青扉半開知薄寒之已入蚤

牆如練映苔地以逾陰象牀低彩鳳之帷金釭續盤龍
之燄羅幃輕颺而已驚蠹宿瑣窗無聽而坐聞蟲語湛
湛之露隔鴛瓦而猶涼淅淅之風送雞聲而俱遠遼落
一身殉皇三嘆豈象罔三求之遠將鈞天七日之終憮
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鏡非辨照真性在不照之間
川無舍流靜因有不流之體然則屢照足以疲鏡長流
足以損川推移之時微乎其難測也且齊有穿石之水
吳有風磨之銅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墜而穎禿積漸之
甄也筍一旬而成竹松百季而參天遲速之效也人或
以百季爲促而不知積損之已久或以耄期爲壽而不

悟伏我之無多是猶夏蟲之疑冰冬鶻之忌雪矣一季
已來偶有斯覺未覺之頃相習爲安況同景異情覺而
仍夢庸得不卽機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時也從靜
得感從感生空意御列風之是非窳軒雲而升降接盧
敷之汗漫入李叟之有無猶陳思之登魚山茂陵之歎
蔽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閨人已覺一庭之內羣籟漸生
似華胥之頓還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閨房者苦人之
擾天棲空山者必靜而慕動神仙縱可以學至儻非智
慧之士所得而息機焉居塵途而談元冥在金門而希
隱遯懸車之願徒設拂衣之效無聞與夫北山軒眉終

南捷仕牛巢論禪代之事荅陵知漢晉之遷亦有欣哀
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隱將隱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
素行之熾許由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祿
勞慮信有爲之如六悟還真之用九蓋夢在百季之中
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澁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賤其意
命曰秋醒詞浣筆冰盃叩聲霜磬飛螢入戶引幽想以
俱明早雁拂河聞秋吟而不忝人間風月之賞別有會
心道場人天之音切于常聽也

穀梁申義序

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莊生有言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辨自魯哀曰來微言絕矣
五家爲師三傳遂昌先漢曰公羊爲正副曰穀梁參曰
左氏自晉至今左傳盛矣鄭康成名世大儒其釋記文
尙誤曰左傳爲春秋況杜預之徒乎言穀梁者唯麋范
傳于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願學宮范爲先師晉代不
曰專門說經號爲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
夫傳述聖言不能無瑕然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
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經授義義同君親入室操戈昔
人所傷說傳疑傳後生何述徒令蔑師恣侮聖言因緣
抵隙六經皆譌自趙宋及前明流禍烈矣余推測經文

本傳公羊泛覽二傳各得其趣左氏專于史離經別行其體卽司馬本紀之準也聞駁意殊不關春秋其有得失比之遷固乃三史之學非六經之誼已別條辨箸于當篇至于穀梁依經樹義其有離合難審其由後人見公穀之異同疑二傳之所受樂左氏之事實曲春秋以從之故有赴告則書陋同朝報月日無意隨其刀筆或又悉廢三傳妄作喪譏亂其詞亂其事而春秋亡矣今唯明公羊不足裒惑輒以淺學更申穀梁務推其立說之原期于不亂而止諸例增減舊注已詳茲但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旨穀梁儒者之論可爲世範故以授大

女使它日傳之亦同治八年秋七月乙未序

衡陽縣志序

昔在漢世承周文治郡國圖籍畢上大史于是改國史之例爲郡縣之書科條粲然各有記述政事則列在計簿山川則爲圖經士女傳贊之文風俗歲時之編其傳在今荆楚爲備衡陽當離明正方居零桂之交百里之內建二大郡三縣一國先賢寶書彪炳乎前載已趙宋之季地志繇興總合諸條勒爲一書逮于明代始著令典縣各有志府省統之上于戶部藏于殿閣于時列城紛然有作而衡陽曰倚郭之縣託尊于府三百季中不

別撰集其著錄于四庫者有楊珮伍讓之書爰暨

國朝乃勒專編而前志放佚厓略存而已二百餘祀五
甄其籍同治初院司有邇志之編下檄府縣采取新政
縣令承牒十數經厯十季事繇費重靡得而舉故中憲
大夫常豫候選府同知程學伊偕縣人士始分采錄又
三季玉麟從江南罷兵還鄉乃割在軍私費之餘給筆
札授館食寔賴同志左右贊襄閱月卅有六條理備集
余惟唐虞三代地志之書掌之朝廷故伯禹作貢紀山
水物產周公職方增目穀畜男女之數自是曰後人士
爲光計吏不充庭太史不采風則州縣之利病專賴圖

志雖代鮮作者書無輕重餽羊之供孔子惜焉故採纂前錄綴緝所聞爲衡陽縣志十一篇起漢高帝五年至于今皇帝十有一季其敘曰荆有衡陽南交大名漢立二縣于鄠于承于荃爲國大啟三城吳建二郡夾湘西東衡陽號郡始縣于唐桓桓兩使作鎮是置元立二司行院寔臨晚析新城省併于明

聖清圖治清泉得鄠參副分道兵備整經一將副鎮太守同城二縣倚郭我治二鄉全有承荃連邵維屏述疆城第一惟行人五書周知天下浮文空言無益治譜往事已隊猶可采賸三世聞見略存其緒述事紀第二睦

役之征隨時異同報銷之文一吏經承明明煌煌

詔戒浮加民疑官吏官吏咨嗟前代之法是曰轆芻略
采近例以待訪求述賤役第三倚郭之縣愬其酒漿亦
賴長吏是紀是綱城郭涂巷翼翼將將乾隆分治勅立
壇場述建置第四重安孝長衡陽才簿有宋崇學儒師
石鼓侯國之建作屏承耄元分兵屯明有汛所文耄之
材芳聲載路述官師表傳頃王支子三世云衰叔承兄子望建
義旗光耄繼絕永順遷西重安無述國故不陸述鍾耄侯世
家邁論馬稍頗亦豪情晚貧任使反覆自驚竊封重安
實媿難兄廁彼圭組日戒簪纓述劉邁列傳巫子拍張

烏豆爲瑞兩君旣殂三公坐致婁典名郡亦曰能吏反
復好亂終隕其祀述王敬則列傳劉胡健兒孝祖以亾
勳亦名將幾困義陽矯矯烈侯東西鷹揚遂佐湘東食
于帝邦述段佛榮列傳柳侯執喪聞詔不起雖有金革
隆禮由禮三台之禱光其踐履終始襄漢令望逾美述
柳慶遠列傳忠壯父子自奮兜鍪道忌世將或封或囚
陳不擇帥邊略未周饗當末運猶稱嗣侯述程靈洗世
家華侯據湘亦感舊君慮惑外叛沌口覆軍南國之饒
營殖是勤黏舟汎汎卒爲旅臣述華皎列傳燕棣遷遼
熙南食采三世託號猶愈吉桂述衡陽王世家凡封國

八衡陽復關三縣爲雄重安倚巖烝陽帶烝婉婉賢長
佩綬初纓名德旣顯縣牒寔先述舒燮郭訥列傳周令
臨蒸特呂材莖揚兵長沙亦各爲主沌口連瑣獨膏琳
斧光贈貂蟬世胄茅土述周鐵虎列傳傷哉貧乎士安
其命誰謂卑官妨我高詠不義而貴豈汙余聽簿尉有
人湘承如鏡述羅隱列傳信臣播遷假祿湘東歸登上
第踐麻臺中頗慚昭諫七姓取容何不少畱歌我楚風
述李濤列傳佐才優優學館臨流淵道明惠枹鼓是道
胃也戾賢趙魏弗由豐城附黨身黜名畱述三王定民時升
注李修已列傳胡居南岳講論娓娓託孔砭趙無忘國

恥主簿負極庶聞科旨克昌家孝終取金紫述楊大異
列傳中之遇鹵未戰先奔桓桓一尉屹屹孤屯沈舟湘
浦鳴鼓州門揚我國威張吾楚軍述穆演祖列傳鏜不
負丞名顯國史記載闕如姓名弗紀表其威惠以勸循
美述周鏜列傳明令惟五宜山傳譜民行鏡中吏不敢
語岳靖及襄先後相望絲祀三百作配周張述二周林
張列傳教諭重涖儒冠易豸滇南之傑揮金舖土塘稅
之饒魚蓮十里豈曰利祿眾驚豪侈述周士昌聶遜列
傳廉吏之性克己自好清矣田生厲此孤操冰雪其心
塵土其兒何彼達官佻佻周道述田興吳列傳名宦之

祠巧宦入之嗟咨博也黜固其立前志嘯歎今乃直詞
敢告大府呂作來規述余天溥列傳剝復之交民困斯
曠不有賢令豈究

皇仁王姚下車作我慈君康熙之治樂利和親述王姚
列傳羅隱不作歌音寂寥丞哉丞哉逸響逾高羅值末
世石逢盛朝山水隱秀流風可招述石文成列傳陶令
雅人彈琴拙闔雖有吏材曾不察察良時勝游今難再
逢彼其之子衣服從容述陶易列傳衡陽之獄天下悚
聽李澎持之孔六離之非我

大聖亂靡有定直臣氣申以勸從政述謝仲玩列傳平

輿請兩瀆川永頌申郭及王昭假神洞琴山雅歌壽泉
高扛芾棠猶陰山岑不貢述申范列傳張鉦陳鞭奸猾
閉門豈不健決政餘于文壽也改弼知本在民竝作鸞
鳳翔采湘瀕述張陳雙列傳墾田之利恆不敵害貪人
矯誣民卒顛沛明明高君反呂取媚李雖用猛今有遺
愛述高李列傳周守柔惠如春煦植端甫好暇籩豆秩
秩如逢昌時庶幾民則晚不苟利風清南服述周林列
傳仕非爲貧曷爲卑官吉吳疏放高風邈焉優哉游哉
聊曰賤閒傲彼俗吏狂簡斐然述吉吳列傳凡縣官廿
二傳爲官師第五惟禮作維安上治民劉始秩祀齊克

興文上化既敷下俗乃純庠序濟濟俎豆莘莘亦越于今
弭歌有聞豈伊不虔復禮歸仁述禮典六劉專蜀翰鄭啟
周圖明記禮記李擅二湖國史甄美王佗大儒常亦宣付
方策不渝思補先傳竝暨彤妓子初蜚文貞吉志君晚投
岷嶓抗志浮雲籍也勸進有媿彬彬景賢遠矣亦曰達人
述劉巴區社鄭李相望名世之期俱開講舍尉爲儒師承
湘不淄石鼓漣漪弭歌洋洋雅尙可追述鄭黃黃李胡廖
叔章強吏晚任危疆下車虎穴傳飲熊湘谿蠻感義郡士
同亾遺思潭永畱後溫杭述李芾國步多屯必有英材趙
曰靜鎮王曰勇能崎嶇冠中兵不爲灾苟福里社何心雲

臺述趙鎮王汝榮王稱高族四伯齊名謝寬同時接武冬
卿清華可望闕寂誰賡豹論世祿曠想冥冥述王詔謝宇
儒貴多通諸子閱貫經史致用理不空衍杜始立學青衿
授粲伍設二壘船山鞵絆述王鑿歐從龍伍定相行人世
德桂林三馥密齋繩之家門愈睦庸行難稱佳文競錄陳
生五旌疇追芳躅述廖珊陳文謨清軍述訓朱壽如充孝
卿高舉豈直不容英嘲二謝嶽嶽蟠胸猶當請劍親排九
重述甯欽王昊謝恩岳亭雅尙清風遠暢釋褐簪花拖紳
受杖引體昌言豈云小諒晚節優游有情有望述劉黻甯
祝隄海衣食二越炳煇撫蠻解綬全潔僉事和易大藤刻

猶叔虛傳經明義昭揭述甯元伯祝完二歐元伯孫咸
少卿儒生功擬陽明平盜山海復聞誦聲僉事主講書
堂肅清龍雁荒矣徘徊景行述劉穩易泉參政三黜副
使雙旌一行一尼有功有名趙旣蛇變陳復鳳鳴振衣
濁世甯污我情述祝詠李珊伍讓陳聖典趙良相白野
劾拱不名張黨鹿門稱之泉渠演漾澤流嘉湖百年封
壤喬不虛美馨香灑沆述朱炳如侍郎侃侃經術抗疏
深監宦寺意彌其路節陵浮雲豈爲魏汙大用不竟鄉
郇流譽述陳宗契諸子釋褐彈琴敷治雖讓卓魯亦各
平惠明吏蒸蒸庶幾行志濯鱗無階折腰長喟述朱易

劉蔣二歐陽余彭華文張吳流寇畔援楚蜀波靡蔣嬰
孤城一鼓士起黃游兵閒感慨撫弭餘榮末光弃若浮
煙述蔣大位黃充節云苦甘亦各所遇烈士殉名以榮
爲汗逃名我隨後有餘慕深山蕭清蔽薇芳路迷夏汝
彌郭鳳躑王介之李國相管嗣裘船山貞苦其道大光
千載照耀百家汪洋爲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輪寂寞蘭
佩芬芳述王夫之廖始奮翼爲膚敏先紱冕相望至今
茹連麻城約禮朝論所賢用冠昭代典型未湮述廖聯
翼李正中槐望授經黃巾韜刃再傳益昌弭歌振振蕭
胡習禮陳唐親族流徽未湮思追芳躅述宋之素蕭子

石胡興稔唐炎大華通漳渠海貸龍租人岸皦皦素絲
不渝松操貲官黃霸爲徒旣威于鄴亦惠于雩述華士
捷海鳳翥唐傳銑左修品學校之設將以明倫異哉諸
生唯名與文不有至行何秀于民舉孝察廉尙慎旃哉
述前明篤行諸生還初超然庶幾夷惠洪介周和各養
其氣覺安陽愚亦足避世凌生不競優游卒歲述二汪
洪凌章句之儒亦有耆宿六藝非疋四書非俗尊彼抑
此拘墟入谷煥也能政舍官歸讀述黃李劉常馬氏文
通廉孝詵詵湘門排雲還守青瑣詩書之澤不隊儒門
何必貴達崎嶇世間述馬倚元南厓聖童發藻清門亦

文亦吏且仕且貧瀛也難弟拙宦不振畛先勤幹功天
時屯述二魏姚李將家世載儒素唐師于王濟濟庠序
屯族無徵清門其庶聊表所知曰昭未睹述姚李唐廉
吏可爲而不可爲凌陳及沈子孫無基王譚亦貧巧宦
潤身高墳蔚然華屋連雲述凌友得陳玉清沈澠譚書
六衡陽世官達者王常光篋奏第子繼其芳從容持節
艱貞保邦生丁陽百外重泰衡述常大涓巡檢游徼弭
盜之原顧氏論治甯罷撫臣彭戩撚寇豈不徒薪舉職
無小敢告達官述梁園巡檢狂簡斐然先聖所思士不
咎畢亦各其志褚之禮勛抑抑高致諸子脩然庶幾無

累述范湯劉彭蕭漢士佐州政成義立明好遷地楚材
晉龔三子干鄉功利攸及惜哉時暮公車未入述王蕭
歐陽衡陽好訟自宋傳之常夏恂恂庶克甄之繩荏高
蹈用寬弭盜惟畢弃咎式聞康誥述常棣夏鼎彭馨祖
吳遠徵胡魏亦應江俱出徧徼共入危邦一退一遂寔
命不同推鋒岑嶺崇祀楓江述魏承祝仲子多材遇時
弗淑齋恨眵盱終隱鄉曲伏劔埋雄化爲白虹猶有奇
氣或遘雷風述常豫載侯清資作郡明時散髮山阿不
與俗期蔣生三遷將如命何勒石南澳其名不磨述劉
宗珙王鵬萬蔣洪潤文荏分途人恥荏夫汎兵羅布坐

費糧馬屈也干城寓農于兵廖從二役講茫承平述屈
意成廖作霖聖處鄉黨出入恂恂維彼十室歎想忠信
雖曰未學可以事君雖處貧賤薄俗其敦述孝義傳史
傳倉季收著釋老人各有能會歸于道衡靈茫清涵英
毓藻藹藹萋萋甄茲才巧述方技義矣臨承自漢效忠
爲元拒朱勁草讐風皇化所洽湘軍會同常遭禍始今
收福終述褒忠傳婦德始虞周乃四之爰暨宋明貞則
異之芾宅之焚後有常劉敢告徽佩作配宋姬述列女
傳凡人物列女四十三傳弟七羅紀湘中廊列三水邪
薑嵯嵯分流左右大禹通神刑馬尙僕兩母雖名清泉

是詆述山水第八六藝九流言儒則隘學各有師總其
歸匯子初朝華船山夕采述藝文第九晉珍酒貢唐資
粟漕宋鹽元錢通于冷邵近代異宜湖蓮煙草述貨殖
第十惟古有作莫盛零陵分州殊風割縣限承今所述
者準治作程十篇條貫詞必可誦言則稽古論則切今
其有未明圖之表之依古圖經步里測岡悉載山川曲
直紆邪渡橋尻市若寘諸掌作總圖一分圖二十惟天
文三家不尙占候唯視北極揆日候星廿六五六天下
莫同爰推其數作日出入時刻表第一日出入方位表
第二中星推移非圖不明作中星圖第三更漏中星表

弟四星度自移宣夜之學也渾天家謂之歲差將使後人省推算之繇作諸星赤經表弟五中星歲差表弟六中星歲差立成表弟七時度相應表弟八俱係之疆域篇建府駐使爰拓縣城折尺分道二縣畫疆然塵里殷賑雄于上道作城圖一係之建置篇縣令之始自漢已來可紀者百之一明乃有籍令丞簿尉粲然可攷論導司訓咸存名氏然前代旣闕明不足徵也 國朝省併令丞分駐裁簿巡檢典獄如故汎統于營亦各分布作官司表弟一汎官表弟二係之官師篇自明罕辟薦而科第專途爰初合闈舉不間科公車歲行作貢上都錢

奏其盛羣士濯磨作選舉表第一宋有乞恩明始贈官
非直祿養以勸搢紳婦褻六號男階九名爰及孫子有
卹有恩朝命顯異嘉茲多勛作誥命恩賞表第二列位
受任厥有官守匪矜其榮將攷能否特薦雖希猶有敘
舉霸起貲官爲漢賢輔欲觀縣人登進盛衰作文茆實
任表弟三實職表弟四自康熙以來溥洽太和遂生優
老黃髮皤皤或承銀幣或受袍鞞紀其恩養作者年表
第六惟烈女有稱貞順應旌典者朝錄所存縣牒弗可
缺也攷其季例大錄干人有子無子各有所殉貴不如
賤富不如貧其逢寇亂抗節蹈仁與從夫殉壻者殊科

各以類判爲節婦表第一烈婦表第二貞孝表第三皆
係之人物篇山水地形旣圖之矣承水原遠不在縣地
將述其經必知所始作承原圖係之山水篇凡衡陽志
十篇四圖十八表推本治政風諭士民慈孝忠信言不
一端旁及故事博我以文綴遺補缺悉罔舊聞權輿祝
黎冬至之辰成厯三歲刊經二季以詒縣人上之院部
副在學舍俟問俗采風賢人君子弟十一凡衡陽縣志
十一篇二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言

湘潭縣志序

志湘南者蓋始于東漢之世耆舊先賢之傳山水之記

略有存者疆界隨世改易自唐以來然後土斷可得而
攷趙宋方志盛興湘潭無傳焉今之縣書自明中葉先
後三四百季踵續十修前患其無徵而逸患其冗繇然
地大物博財力饒裕人文烝會每一增修率期月而成
道光中縣人羅汝槐宿通史學尤精地理以縣書越五
十年所宜增補蒐葺者至眾屬其友王榮蘭唐昭儉勦
彙待之榮蘭博覽傳記自漢以來凡言湘潭官地人事
素嘗私錄補縣書闕誤者千數百事昭儉夙集采縣中
公私譜牒政事又牘單牋巨簿盈篋笥汝槐意以爲合
兩家則古今事迹可知者毛髮靡遺同治初

朝廷畱意方輿徵海內州縣圖籍縣人亦以中興戰功
本于馬坡將增紀堯烈上之館部其時耆儒有張本翥
王士達季望先汝槐本翥老不能入館士達推汝槐總
纂而請袁教之等分共編校胡大均等司其采訪郭鎮
輔等集其貲其時榮蘭前逝昭儉總其籍昭儉狷靜居
頃之不樂辭去又請昭儉從弟昭文從新化晏啟鎮圖
測地形譚灃通脉算正其經緯昏旦中星又以蔡毓春
王闔運等校其文字闔運客游未能至縣毓春從宦去
汝槐畱撰省志經十季縣書不成商民出貲者按前例
怪其淹遲於是罷志館而省館徵書急李振鈞以艸藁

上通志提調裴道臺勿善也說縣人郭松林別開館以
王闔運主之已定局闔運謂松林曰鄉黨有季輩諸老
生業撰集矣我等干之不讓其議又罷汝槐勤志獨撰
又三季書成方授刊人議者懲前事貲不繼汝槐尋卒
凡前所聘致自王士達至唐昭文多先後物故縣書竟
不成前後令莅任輒擬督輯率滿歲則代公教諭梅垞
取羅橐更勘之亦迄不就工又二季王時邁等悉取橐
本送致闔運家闔運易其事輒諾數月可定攜之成都
三季不開還途發之欲下筆輒不知本末是歲知縣沈
錫周莅政聞縣書延滯歲久力督其功自出官俸召羅

正鈞王猷議所宜勅宜修待闈運還成之則仍當就官舍闈館接遺錫周俄移官呂汝鈞代之自汝鈞前署令時勅議至是十九季矣而汝鈞復來振鈞猷應禮部試入京闈運議當已榮蘭子啟原總編校啟原校文江南學使畱不遣還又二季朱卓英等乃議借公費以資興公所代志局供給飲食筆札呂陶成學等助闈運然厯歲久遠志事益厭不能復采訪而鄉人績有增補者皆職官節婦耆民前後重複徒弊力鈞稽踰季啟原還遂主全書而譚灑前所勅天文書久置失之晏啟鎮地圖無經緯度里線于是更請李紹蓮攷中星湘陰殷家備

父子補地圖衡陽夏時濟說山川光緒十有五年五月
書成閩運次第之敘曰潭名被州地袤湘衡吳分四縣
二郡合從唐并宋割皇監元明袞湘帶漣翼以涓荊屏
州上游浩浩穰穰財賤委積恆爲重輕鳳皇填蠻白杲
潛兵周里七百四境八鄉文教所染絃冕冠裳士德農
疇弭歌洋洋壯哉緊縣南嶽之堂述疆域作縣地圖沿
革圖中星表弟一維縣旣建民蕃物賙鄉不純儉以禮
自度百甲相維積穀儲庾財不自私四堂三所水陸津
通由庚交午繩直砥平路石塍土谷困驛騷今無官馬
書其任恤教其生聚述建置作城圖疆域小圖都甲圖

驛站圖市肆圖橋渡表石路馬頭表公田表第二舊國
無史明志有篇時平靡述亂不暇編李王識政包亦能
言惜哉友石不錄其全岡羅答記略存闕殘見世雖詳
曹吏無文述事紀第三漣涓雙清嶽脈中行四山作表
西鎮東屏平原百里沃田萬頃隱山九洞或覲仙靈述
山水第四建甯帶蠻杜輝晉史謝值昌時麗文有斐韓
高及包廉剛繼美皇運之初疲民勞思休養百季更爲
膏脂五都隱賑游賈難治匪廉匪能弗艾弗澄文老之
材宜各有稱述官師作列傳舊國表職官三表第五唐
資洛口宋比櫟陽明徭不均居圉卒荒康乾闔澤金土

價同漕登田卅稍啟貪侵明明駱公釐我租庸令丞承
風飲水抱冰述賤役第六王牧興禮僉事咨嗟孝廉講
學壯耆是儀洋洋流風樂育菁莪皇典二祠胡李榮華
虎臣說劍來聽弣歌家有置社福我桑麻述禮典作羣
祀二表弟七維古咎先溯見聞傳遠不過唐近且計季
不有顯冊榮名翳焉欲存其眾所知者作貢舉文耆諸
表身有功錄國有褒加或分圭爵或慶枝苗

聖德引季爰及耆胡作誥贈封爵耆民諸表先正遠矣
縣祀永矣史傳被刊家譜曠矣前狄後陳千季之英亦
有彪黎附驥而名舉尔所知敢忘景行作卅八列傳宋

顯二孝近得曾湯國俗好義周美郭堂作篤行列傳大
盜席卷靡攫其鋒我助天威始翊中興東遼西闡竝有
征雄唯鄂有稽表曰揚忠作忠義表傳民生在勤亦有
優閒游心物表寄象環端作方技內外傳女之令聞黃
鳥喈喈旣美才明厥德孔佳貞順濟濟或遺幽薶作列
女表傳凡十八表五十二傳自晉及今前錄所存都士
所采各曰德鄰載筆之職不述已聞誰毀誰譽昭之自
天述人物弟八山長善讖勝國有祥石隕蛙行莫適所
當春秋是謹豈曰陰陽述五行弟九唐開文賤宋啟儒
林九流竝述五菽俱探羅王博采七錄如琳後有作者

椎輪可尋述菽文第十湘匯無波嶺表下裝晉珍永錫
隴采衡薑軍興漢梗茶市西洋一縣之租供饌八方古
所未有今亦難常檳榔之費擬埒稻梁卽山之治有絲
有剛蒲葵萬舟病艸千箱疇究其原銀鈔穰穰儻有桑
管庶理斯綱述貨殖第十一凡此十一篇十九圖二十
八表總載古今應于經義上承十錄文事靡遺本起鑿
石王氏而成于其子羅安之勤族孫紹美孝廉徵文孫
謨贊詞譚李言天夏藻山川殷審度里晏圖有依唐編
節婦曾生整比百家岡羅八廚供財緡錢千萬厯時一
紀非曰糜費蓋待其時湘綺幡然克收桑榆裴沈觀成

忘其稽畱下車論政其或可攷上之省部副在鄉校作
序第十二

桂陽州志序

在晉大漢承秦強盛郡縣天下始建桂陽爲荆南屏吏
士涵濡休養三四百季材彥最盛然後斐然有著作之
迹孝獻目前彬彬乎載籍已迺遭世亂其書莫得聞也
至吳郎中郡人張勝述先賢爲畫贊五卷羅含顯于晉
乃記湘州及湘中山水桂陽疑亦在紀中余觀水經其
紀列郡境諸水及班固許慎記桂陽山川必依據郡人
稱述不然何其賾也自鄭氏作通志采天下地理之書

其所見者有周端朝桂陽志五卷鄭紳桂陽圖志六卷
今軼不傳趙宋曰後地志蘇興矣理宗寶慶之元臨朐
令羅源作進士田記稱按志見周廣順曰來記載之事
豈卽鄭樵所見二志者邪今州書傳自前明穆宗時知
州羅大奎稱前有戴氏舊志已六十季則當在宗正德
時又有州人何銳手錄之書凡十一篇神宗萬厯時知
州郭磐繼修大奎書又九十季入 國朝知州董之輔
張明敘張宏燧袁成烈先後增修自袁牧至今五十餘
載矣 朝廷方徵州縣之書頒圖泐務實學外蕃獻議
尤加意度里川原將懾吟遠人煥乎中國之制作院司

承 詔海內志事畢起州人當禦寇安堵之後訓導何
君按察陳公及耆老士夫綱羅散缺補綴後聞紬一十
五史九通之書復修州志按察出州中公費銀三千兩
署州事同知楊忝來出官奉錢卅萬給筆札三季而當
同治七季春正月余纂次圖志整齊其文喟然歎曰自
張生已來千七百餘季桂陽盛政大事略可攷見者及
鄉賢世家士大夫可述者稀矣舊之所留存十一千干
百而山川號名蓋皆改易冥晦而莫追其原余承末流
寡識昧闇將何曰稱焉耆老大夫曰蓋聞古之言志者
上泐百廿國寶書擬國語慕南史今之桂陽州地猶大

魯衛誠記政事斷曰禮義非獨典故而已且化之在上
出明府行之在下在鄰伍大夫誠欲返漢治激濁波揚
清流追茨衛辟谷胡耳目近見身化所洽宜得所顯布
今此區區欲何曰明對曰唯唯否否余聞文翁郅循治
授書于石室吳公弟一乃因薦諡泐所曰禁愚蒙而文
所曰興賢材也故泐起于將衰文振于未興桂陽山谷
之間不獲睹前獻名賢焜煌之章無二西石室之藏抱
闕守殘猶不得完故漢盛四百桂陽始發荊州小兵谷
儉塞門 聖朝德教翔洽幾三百歲齊魯吳越之士各
極其能研慮殫材書成數千已傳而衰故長沙四郡今

分九府加呂四州桂最南土諸府州人聞學已晚然猶
奮蹕于鉛槧矜夸于編版此州寂然汨而無聲豈才知
絕遠抑文之未行乎余所呂攷 朝典徵古文通時執
論治原發幽光陵浮雲說山川比九能作圖經訪領外
馭蠻徭興貨財述往事資來者非仍而述也史者直載
其事而得失自見今州縣雖身所行政終不得紀地志
汎濫列傳官士稱頌不暇何敢慕左史余之所爲徒文
而已耆老曰桂陽郡地方千餘里今州裁五分之一制
度舉唐牧令一不得爲主州承古名本自金官形執疏
闊而大夫推之爲古郡不少夸與意者飾其所治以榮

鄙州不然何名之遠也答曰有是哉有是哉桂陽介五
領之表今地分散猶帶二領東郴西永執依據舊矣領
南俗媮而臨武頗有其風知州誠不知治體方欲變百
越歸同軌混一內外回向 聖治攬湘州之前事尋領
嶠之形便幾亦牧伯之雄規非獨守令之所榮也且州
承郡名振古不移亦猶楚都壽春而猶爲南荆檣杙所
紀必自坐熊不從漢起將何所託始於是敘述秦漢以
來至

今皇上七季呂疆域爲紀

維管初郡盤于南邦今領三縣呂通都龐觀其離合遡

而攷之沿革十九列而表之作疆域志沿革表厯代地圖第一維郡縣定制境無大政視時隆汙隨世衰盛東晉南宋桂陽是競宅都揚州州作其屏洪爲逆酋石闕越鄉望州顛踣渠魁乃平無輕僻貧無恃險荒觀于一隅用克張皇作事紀第二維南漕折色州得安枕人蘇田饒疏食水飲民勞則然逸情又甚毋怠催科務嗇來諗作賤役志第三維州興作官營其初民力衍裕多臯工徒城郭官寺橋閣道途作工志第四趙公改州縣不移統化民興學賢良繼踵刻期受代近所變更誰曰迫促期月政成作州官表傳子產恭惠化流越蠻於蕃時

雖作郡恭先明明漢皇卿位顯甄榮及從吏休光不泯
述衛颯傳茨君代衛克虺盛功舍車東雒織履南邦致
遠利物由庚大同麻晁被野寔曰羨岷述茨充傳侃侃
伯游荒長抗疏罷貢停驛遠民坐舖一言寤主高揖已
玄著書藏山芳聲載路述唐羌傳智伯禮讓子陵清操
處貴不華在貧彌高陸諫調田義不詭好銚有令子世
篤忠孝述銚鄧弟五陸傳許教孝弟纘其祖風閉閣自
咎里巷讎讎廟祀江南爲郡禮宗爭者沮止異者和同
述許荊傳叔元雅儒興學南垂課吏習誦弭歌溥施使
車電行諫議風生挾術炫俗稍亦累名述樂巴傳五領

衿帶民夷畔換郡控百越後服先亂方播恩信持節佩
印坐敷慈威銷我兵刃述夏方傳胡建石堂孝顯梁字
彥善遺烈碑照清水俱履昏朝竝守南紀貞珉久泐嘉
名未已述胡瑒趙越傳君光鑿瀧溱澗順鬯溫還徐曹
漢潛波蕩均爲水靈黎庶肸蠁文芷之烈桂人所仰述
周憬李溫傳博平多謀再奠南服羣寇風靡民得衣食
護名喜功還受咎責無競實難牧伯所戒述度尙傳張
津小治能用零桂乘時借資保兵自衛變漢用夷卒以
致弊猶賢諸郡解印風潰述張羨傳順平虎臣略地領
鎮卻婚辭宅毅志彌奮關請小妻比烈猶遜民俗李飾

洋洋令問述趙雲傳全起東越作守南荒教子能施美
逾驩嘗羊李明鑑通微敘臧均流彬彬嘉聞允芳述全
羊李傳虞曰戚升羊由族華聲問闐寂回翔差池亮鎮
上游荆廣不譁俱用名字流風南遐述虞羊何傳珪秉
高志無忝徵士嶸好雅游與丞唱酬俗吏拘牽二守遐
騫顯表前美欲令後傳述許王傳內史誕酒自謂絕倫
回翔零桂藻映湘瀕晚膺史職改例維新勅傳士女後
亦道遵述檀超傳思纂該博浮湘著稱休平朝奏華林
夕升燦爛文筆浮沈郡丞次書通俗見貴緗綾述周興
嗣傳帶領奧區鎡貨饒沃德重將家自厲清約金山滅

曜貧邦今削廉吏可爲餘風永邈述王珍國傳峻起名
家緩帶上流荆鎮雲擾觀變無息安靜之吏亦可小休
彤廷雍容不競不絀述王峻傳駱隸軍伍爲霸心膂克
琳破迪亦各爲主臨衡遷桂勇鎮南土六載邊嶠民賴
綏撫述駱牙傳張譏聚斂朝奏夕貶不戚不愆以道自
檢愈愁海瘴日暮呶唵守官俟命署也無忝述張署傳
樞領金官首建伐國益兵踰領乘銀于踏瑜清不染侃
爲訐直卵弃干城適累寬德述董孔趙張傳張統郴桂
以嚴平亂獨蒙上知民懾其斷五季之政黎庶灌灌重
困荆越良不足算述張勳傳仲賓好文三舉不第領使

桂陽翻作進士官達文通解符結佩進退以言始終于
桂述張觀傳鄭熟西略目營涼州朝無發蹤磨于遐陬
荃善經畫文亦優游九疑都龐云胡不留述鄭文寶傳
鄰幾多識文被遐裔無妨簿書不戚卑位蹇驢深山蕭
蕭高意如或遇之方有公事述江休復傳莫徭樸愚變
不自生失政褻威廢德尙刑宋議深討楊始奮兵稜威
忱虢反淳安毗述宋守信傳章趙蠲稅南岷保聚耕田
鑿井父子歡舖軍承馬氏斂不以度休養三百猶賴慈
母述章仇趙汝澹傳山水之好不娛俗吏桂臨僻遠政
簡刑易三子多暇彈琴爲治沈碑萬山未若此貴述孫

王趙傳張從監承攝令有稱仍作大使寵于輶疊建軍
維籓肇我州屏今配唐衛明德永馨述張運傳李生臨
淮來作楚材總我湘士馬孔迸摧請臨平陽作爾南陔
白鷺朱草光曜堂階述李植傳殿中清華遠黜南軍外
縮章綬終典絲綸戰守之議不在虛言空勞輪日豈曰
圖全述洪擬傳汪令平陽薄征省徭深入萬嶂哺彼飛
鴉晚泣淮浙亦金其腰清節博聞超然塵囂述汪綱傳
文節雅儒治洽南荒禱雨勸耕文作琳琅白首明廷玉
佩鏘鏘前茨後陳歸于景行述陳傅良傳簡甫佐州邁
登臺司龍變雲蒸撫定舊治宋政不綱降寇偃僂賊首

讓功芑略揚述曹彥約傳元賓作令長吏革政卑官
美謚篤學彌瑩朱陸之門兼入無競爲桂儒宗民仰芳
行述舒璘傳徐宰臨芑爭田罷訟客主復安比戶弦誦
晚論公田亦曰直重納錢救犇矯情過用述徐經孫傳
書院公田儒家務焉胡治臨芑設學爲五取租擇師爲
泐來茲宋末學盛傳我善政述胡純傳副使剛簡學行
矯矯歡饋萬眾澄清一道子山執義疾風勁草處者爲
劉高門有曜述劉登臧夢解傳李號知本頌興四鄰片
言折獄人稱不冤劉祀名宦治迹已泯堅石非壽著之
此文述李劉傳元學闕廢荒傲傾頗存吾之來芑溪弦

歌蠲稅課農蠻徭大和終效勁節堅貞不磨述劉畊孫
傳臨芷邊荒作賈桐鄉披翦荆棘茂我園桑楊直敢任
甘視如傷同時竝美是曰四良述賈楊甘朱傳學正逢
時承華清塵三楊雲翔已獨淵淪不邁福始乃列禍先
何如抱璞講誦蠻山述徐善述傳僑論治道如火烈烈
吏習媢嬰姦盜萌槩諸子剛毅民氣奮發淵炯治水功
效顯列述二吳陳趙劉方傳山獠軼蕩踰領西出不有
干城桂境其沒英英諸長先後展術天順政浚李績遂
屈述郭李莫路傳何通荒政爲民消息孟尉奮劍萬軍
悚讐赦已剛折羣姦耳耳汰重身輕俱累牽纏述何棋

孟琳放毓元傳焦冠奄黨致位台輔始謫來州讒傾已
著不安閒官卒破其墓科第何榮不立是思述焦芳傳
莊言清望允我佐州難進易退終爲俗讐郵衍大學胡
不休休豈不同道出處難酬述莊景傳玉卿初仕悟中
受謫作守桂象孔苞有力佐州閒雅祠賢表節高致可
攀別駕之式述姜綰傳歐陽轉饒我任我輦嶠道如砥
民不重趼陳結壯士百夫之選孰云危邦鼓吹游衍述
歐陽姚陳傳漆鍾堅石費田刻之名字顯列播烈南陲
李汪迹泯尸祝弗衰陳伍仕屈遺愛無虧述費田陳傳
明衰嘉靖重斂爲病韓林郭王爲饋貧糧蔣陳單騎獷

徭投地金余雅人竝作良吏述韓林蔣王郭陳金余傳
言游學道弭歌盈耳有君恂恂文被閭里張翦荆棘好
風猗靡宓琴邈兮餘響未已述戴羅張徐傳顧居媿軒
飲然不足晚修東林高視遠躅聞道實難啟禍召辱抗
論嫡庶義合孔錄述顧憲成傳郭侯起家剖符江南度
領感思登樓沈吟吾土信美高衢雍容緩帶上游亦慰
我心述郭槃傳丞簿微吏趨蹌塵俗鄭旣廉能馬亦矯
獨南平邊荒磨沙簡玉何途靡賢羈此驥足述鄭馬傳
宋呂明察盜不敢發二徐免耗流聲芳潔疇作繭絲使
民膏竭軌躅已遙風流如接述宋呂二徐傳李生倜儻

危邦是接豈不樂隱壯志烈烈殷守卑官禦寇扞民蹈
刃無撓終爲明臣述李殷傳重學輕學道不勝俗邈邈
諸儒竝擅芳馥絲歲半千來者萬族文翁教行一守已
足述諸學官傳州之初獻 帝澤未究李劉吳穆世惠
始厚均徭戢兵民得天覆作我孚先嘉徽彌茂述李劉
吳穆師傳國維新始羣吏奉紀明明三牧一張一弛元
文料軍肅彼空壘海湄六雨神聽有喜述張李韓傳外
臺大計三載勸吏愛憎年格徒張貴執田旣直錯芳菲
不沫銘茲忝思已申勁毅述田元愷傳袁牧星駕鹽賈
暗啞騰章部司吏得天赦揚遏驕卒茫健陶冶張累分

棚卒祭桂社述袁楊張傳董張明智服魅釐祀百里清
朗文化藻麗螟畀炎火犬得夜吠餘風洋洋雅琴疏越
述董張傳伍棠成陰重游感心復見民母悲樂謳吟趙
撫荒徼唯聞雅琴陳作百堵皋鼓弗勝述伍趙陳傳湯
起瘠羸顧本膏梁約已能貧民得富強治如烹鮮惟靜
曰康誰謂小縣不賴循良述湯顧傳濟濟明良忠信剛
決公私敷腴何害冰蘖張荊獨廉蠲屏常例政平訟簡
頌盛斯世述乾隆諸牧傳景陳治州荒政可述雙甯之
惠官無賤糴仁政無小其澤大渥循吏易爲來者仰躅
述景陳雙傳廉吏之性剋覈太至韓苛于家民乃蒙惠

史雲甌塵前史所偉捐金睦親庶幾許衛述韓湯衡傳
同甫軒軒政有譜錄隨流而平知足不辱賈少文吏遭
時黷黷猶有典型曰武靡俗述俞賈傳趙令善柔氣盡
橐韃身勞產破官亦不遷貴人佻佻佩璫瑁玳杵袖空
矣作規後賢述趙璧傳道光吏刑王獨酷政自異軟俗
終污貪競獄貨府辜乾沒惟性仇頹其家穢我民聽述
王仇傳桂山循循當官敢言匪直不斂明我皇恩焉
用殖產子女飽溫遺愛有報曰勸牧民述馮文燦傳卽
山通倪浮沈末職晚臨南平政聲洋溢治譜所傳不飲
最難悃悃安靜斯民大謹述張嗣康傳順頭之防遠控

桂陽領外搶攘老溪是當張吳定內寇無披猖固我邊
要永峻南荒述張吳傳凡官師七十六列傳第五維州
縣立以士子詵趨州學自晉臨老沿周五代干戈斯路
弭歌今豈異古嗣音相和作學校志第六禮習會典朔
望升堂鄉飲州射三縣來翔昔有少張設學化爭思奉
故事曰維南萌作禮志第七臨老設營填撫山徭寇起
波駭鄉兵奮躋郵汎散渙不足相勞斂練教士煩費坐
銷作兵志軍官表傳兼萬守禦袒裼搏虎歸則脫劔曰
文飾老還宅稱義大啟厥後作李源善傳虎臣乘危功
垂撫綏柴李守備德威惟威鄧起致命見嫉失期勛久

愈顯誰能妬欺作陳柴李鄧傳天下方安兵乃危之天下固強養兵罷之陳作屯官開田括地租盈錢流因敝爲利作陳本傳應得仁智利溥百室決渠荷鍤五穀華實盧守其職遂勒貞石鄭劉安詳干城所式作鄭劉盧李傳軍興詰戎軍官廢閒桓桓都尉轉戰桂邊輕騎陷伏果毅昭宣遇時不侯命也寔天凡五軍官傳弟八維賢材爲國之紀管以交通今茲叅起出處殊趨並作杞梓子升英毅扈蹕肅官誥誥萬騎按轡荆宛譽顯公府義立師門述胡騰傳季智民母作神瀝汝圭碑石函鄜生瞻覩鄉牒淪沒風微人古誰能載筆顯列前緒述張

熹傳湘州大藩選貢琅玕公車之東十郡嗟歎獨登天
廷采玉昆山進實鴻羽退亦龍蟠述谷儉傳世榮科第
顯于將相賂黃父子干雲而上石林芳問甲科遼曠羣
百廉孝光此郡望述駱仲舒黃照鄰傳二李文士薄宦
邊方化清融灘教播洮湘俱嗣季智爲民蒸嘗述李譽
李元貴傳余守集慶功隕名烈元帥虎視漢吳鋒折晚
亦寶融全境爲哲聲威久淪播其偉業述陳均義傳奎
龍嗣隱世爲宋老澗松寒冰凜絕世表楚春高翔儀可
忠教雪筵獨遇特旨廉號深山蕭森夙無知音蒼然古
今四皓獨吟大邑通都蒲輪安車疊山卻聘不如來廬

述四陳傳行人光華爰初通緬百昭懷威持節撫叛襄
求金馬賈利犀象述矣西南使德斯鬯述李思聰傳陳
寔悃悃不炫名位政紀于睢民作苗裔王鄧雙起仁欽
孤厲俱縮銅墨各有遺愛述陳王袁傳尙敬循吏名冠
吳越進豈希榮退固非屈有明州賢獨爲史述不患無
位用勸朱紱述羅曰禮傳鳳策國用始建邊計犯鱗捋
須考槃獨寐經亦侃侃一起一蹟何羌及史俱光豸佩
述胡陳傳明學崇朱王湛微歧六經告退四書方滋同
源異流門戶何爲四子講德總而錄之述黃彭王何傳
陳徐趨走府主斂手海邦興文解劔講授抗威憲臺不

畏強圉誰謂卑官洵直孔老述徐孔第陳鏌傳二胡古
狂揚已露才觀爲學宗姚江道開鳳鳴矜卒東方詭恢
俱振懦俗表其風裁述二胡傳何生老儒自奮卑官其
頌在瀘流于汶縣歐陽卻金廉風相聞銳晚造德耄期
猶勤述何歐陽傳少保恢偉文老攸裕再履九卿百越
綏附始終陪京生夙讒妬江陵名臣何忝門戶述劉堯
誨傳邊州勇樸干櫓自衛艾兵官餉廣老之例金膂力
弱忠比均義國有與立俗異浮脆述艾朝仁傳彭之牧
崇頌聲洋洋復陂利民黃鵠來翔外道翦滅經術大昌
教澤未竟遂終西荒述彭定守傳二鄜宦學棣跼鄂鄂

在官如家同謀竝作薛有再傳瀆溱攻錯衡仰姚江末
若斯慤述鄜民望傳起莘醕和蟬蛻高軒豈不慕尹時
不聘賢讜論進退文陵浮雲免糧遏賂侃侃閭閻述陳
尙伊傳泗砦之陳世守耕讀縣縣間興侃侃愈樸賢信
振振擬于麟角貽淑說羅屠羊自足述諸陳傳尙書中
和雍容清華無毀無譽不矯不阿始終恩榮安有傾頗
簡也外孝大顯其閭述曾朝節傳父子繼業儒林所美
楫踵鹿鳴蜚聲州里葵之紹詩廉正可紀英也高蹈同
德異軌述汪蔣傳佃之策寇維桑苞固具瞻復楚千里
康附珣屈微吏要囚矜慮仁者利溥澤被黎庶述何彭

陳傳李治定襄時淺惠深鄧度和曲虎不入林蓬萊鼓
歌蓮莆謳吟段避亂門以道自任述李湯鄧鄺段傳羅
平治成明社已屋覆鹿遺蕉亾猿灾木非敵非寇自傾
自覆裔井激澈冤靈黶黶述夏九庚傳桐柏幽奇代有
貞士陳曹懷冰澗若松櫛與酒檣杙佯狂恣肆高吟久
寂清響未已述陳文政曹希魁傳文照雅士名目耄起
季英嗣之吳越橐弭元戎旣喪微績莫紀收豚刈葵龍
劍繡紫述何文照父子傳甯由文通著籍最先煌煌雁
豸寂寂簡編生子命哲紹統承禋聞有遺惠饒九是傳
述甯立隆傳景昭好學冥思獨哦不夷不惠克清克和

皇風初扇北園皤皤表此介士裴回山阿述何文庶傳
二吳狂狷超于俗汙相比裘仲友其大夫鯨斂雋異屈
爲老儒文采猶照芳馥載濡述吳爲相吳鯨傳南河連
運息逾宣房頽竹榘石罷民作創盧呂安靜頌與芒碭
詩通于政文苑有炎述盧世昌傳鄭政感神棟撓無凶
曾才便便飛輓金江或沈或揚有德有功俱用廉惠流
芬官中述鄭曾傳諸李多孝富而好禮而眉工文隆禮
愈斐昌望卻田誠富不昌官溪隱秀弭誦猗靡述官溪
諸李傳史稱賢豪呂財自達劉氏清門敬祖能俠承澤
化爭讐屈其闔今則文通濟濟簪紱述劉敬祖傳一介

之士舍己利物俗嫉其異眾頌其屈方彼參政配祀胡
谷酬則已泰勤亦毋沒述王伊士傳伯望貲員清若史
雲唱籌量糧歡呼殷天直道而行問執懸言取快一已
施惠千人述李隆壘傳希孟克己非禮不履健行端居
柴也其愚時無仲尼賢靡所裁獨學孤修百載有微述
何尹傳魏膺鄉舉名孚實副許爲老師胡推學究唐生
方嚴力文彌富仕隱雖殊令聞同茂述魏許胡唐傳發
祥恢廓聲氣四達二子繼之鄉問允發維新耽吟響振
林樾顏子倜儻流惠未歇述陳顏傳文簡良吏德在邨
桂諸曹儒文無忝苗裔振也揆藻賸詠華貴耀龍正俗

仲襄屈吏述諸曹傳廖世農商至性天成孝于惟孝宐
通神明懷清涉學不漓其誠怡怡兄弟穆穆家庭述廖
周任傳石笏臨流曾響漱玉期山期水可耕可讀蘇亭
高歌聲傳空谷藏書已燼餘音可續述雷澗萬傳薄俗
儂好衣冠趨蹌廖李樸拙若游羲皇貴人降階山魅走
藏何傷儒雅安步翱翔述廖李傳南詔獷荒自明羈縻
李守開化變生南西田單神師大冠若箕孤城言言今
槍荒黎述李榮燦傳賦總訓詰經籍之淵陳生述州麗
則高騫負聲不蜚鵬集于門表其文章以招楚魂述陳
克明傳桂陽剛荅忠壯自古元二之灾戎士如雷撥亂

反正有節無命存者優游化爲公侯述襄忠傳抑抑恂
恂獨善其身雖曰未學孝友睦婣許治桂陽民俗始醅
葆茲美化曰厲搢紳述孝義傳南郡女勤繫生善心貞
孝昆玉節烈堅金在難不渝履順必欽不扶自直俗美
思深述列女傳聖通九流萬術并苞釋老神怪與道同
條賢者疑惑愚者啁噍總爲技能曰悟俗娛述方技傳
凡卅九列傳暨選舉諸表爲士女志弟九大輳九阮自
漢所寶臨蠟藍油光被領表捐金於山地利興焉謀國
如家始見流錢作貨殖志弟十維鍾深二源傳出南平
溱涯同山背流會淵白漢曰來舟車不通鑿空尋源西

登都龐作水道圖志第十一軫分桂陽古說傳之荊州
占候五行緣之民不可知灾祥甚神俱載物變統之天
文作天文志第十二惟夷蠻之性治之則亂矧茲莫徯
我民汝貫州縣之兵慎不可翫聞諸 朝廷無事發難
作洞徭志第十三張有畫讚羅遂琳琅儉好著述朗通
五經漢碑林林爲國之光碩彥接踵經籍大章作菽文
志第十四凡斯編本自明正德所載及衡州府志湖南
省志湖廣通志 皇朝一統志明一統志所采凡地理
家紀載瑣詞十二史地理州郡志以爲統紀厯代疆域
三十圖旣明之矣次序一州三縣典禮律令所同異竝

貫其文使可誦習作十志古今之迹不明論政者莫能考其由作一紀官吏人士先後相望史傳所布全采其文事其遺闕及後賢人爲之傳城郭道里山水非圖不明作城鄉圖諸道圖諸人士有宜見名字者作卅表凡桂陽州志都一十四篇圖六十有六成一方之書上之司院達于戶部副在州學呂侯後增余旣總其成惟覽古來班應大儒及今名家記述本州多有舛差作匡繆篇小說稗記漢京所珍子建天材口說千言諸桂陽方外神怪清譚之資不可闕也作小說篇通都廿七卷四十三萬二千一百字爲敘志第十五

尚書大傳序

尚書大傳舊爲卅一篇見錄于漢藝文志鄭君注之乃
次爲八十三篇至宋史志箸錄在官盧見曾言元時猶
存至明而亾孫之騷鈔撮爲四卷殘闕殊甚然 四庫
本不能不借資焉乾隆之時儒學大盛先師遺書冥討
窮搜而四卷古本訖不可得見曾刊本云得之吳中諱
所從來不知原本刊也鈔也盧文弨又曰孫本所有者
爲補遺而自作續補遺及攷異陳壽祺又兼采孔廣森
本爲三卷自謂詳覈而妄謂曷訓爲略說言多專輒闔
運自廿五歲治尚書越十有五季旅京師所箋廿八篇

始成多申伏曰易鄭時越刻陳本大傳未出唯于德州
漕渠殉店買得盧本歸涂多暇改其譌誤補鄭注之闕
略自七月甲子至于壬申寫百一十八紙分爲四篇越
十有五季居成都取家本對陳本重加審定仍爲七卷
付局刊之大傳之文多入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爲經兼
賅六藝非唯書故沛南之學本不衰微此書存亾如驥
一毛然就其斷章尋與宏旨足曰佐治道存先典明古
訓雄文章故絕而復明隱而若顯鄭注周密爾雅平平
今具錄存大體備矣至其八十三之數就今推之蓋傳
經廿九篇各有賜訓共五十八也說序一篇今有九告

等目是也五行傳王祀一篇六事五位六診也四時一篇禁一篇又當有天文卜筮符瑞春秋災異各一篇合前六十六也其說禮者昏禮后妃禮養老學祭郊桑造士田狩太子當各爲一篇說古事記聖言爲略說一篇八十三可知者七十有七殆可謂無闕矣乎但吳中本實由鈔撮陳本譏之而無目易之今悉目先出爲主間采陳補除其重複有當注者直下已意其所蓋闕目埃君子同治十季仲秋之月甲午隅中敘之光緒十有一季距冬至卅五日夜半重記

焦雲山館詩文集序

蕉雲山館詩文桂陽陳侍郎之所作也初無集本其甥
夏叔軒就所見錄存之索觀者眾因刻于瀘州而以版
歸衡侍郎雅不自侈于文故閩運得交四十季偶一見
之屏幅及他人譜集間未嘗有彙本也既聞有此刻又
遲久不目相示亟徵之乃得焉大抵應人之請而因事
發義其自處謙約而勸人諱篤純乎德之言也然無一
語講學論道直述本旨而無枝蔓于諸葛忠荅曹荅王
爲近視所爲顰幌羔鴈者夔絕矣文詞簡古亦非宋明
以來支吾諱篤之習乃其意恆曰爲少見通人未能成
作者一卷之中再三歎惜又何其重學好文之本于衷

也闔運見當世文學貴人眾矣唯曾文正恆自恨其學之不足此外非誇于文卽薄之曰爲不足爲者今觀侍郎之文之言誠有味乎修詞居業者乎使侍郎得一日用力如曾文正其取徑當更在文正之上此則天性之各有近也文正欲從韓文曰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葛曹曰入東漢順而易就今而觀文正可曰驂靳文人侍郎猶未逮也若推文正之意其欲然與侍郎同斯其所以爲能文乎語曰有德者必有言言功也非言效也如曰德劭則言高則是自古聖人皆可曰爲文人學人而何貴乎義文孔子若夫無德之言則終不可飾矣雖然不

知者不足論如侍郎與文正不出身爲國而獨曰文傳
又何曰爲文人增重哉然則侍郎之所自歎惜又其文
之所由儕于作者也光緒十七年八月白露後三日

湘綺樓文集卷第三

桂陽陳兆奎校刊